

李貴生 著

傳統的終結

——清代揚州學派文論研究



傳統的終結

李貴生 著

——清代揚州學派文論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的终结——清代扬州学派文论研究 / 李贵生著 . —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7

ISBN 978-7-309-06550-3

I. 传… II. 李… III. 文学流派—文学理论—研究—扬
州市—清代 IV. I209.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8082 号

传统的终结——清代扬州学派文论研究

李贵生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34 千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550 - 3 / I · 478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扬州学派是清代考证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其学术成就早已引起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较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学派初被揭橥之时，其实与文学方面的问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汪中、凌廷堪、江藩、焦循和阮元等，俱是雅擅文学的考证学者。他们从经学家的角度所阐发的文论，不但是西学东渐前中国最后一套原生态的文学评论，同时亦标志着传统文论的终结。这一派的文论在当时曾引起广泛的讨论，其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学术界，可惜这段历史至今仍未获得足够的重视。有见及此，本书特以清代扬州学派文论为题，深入考察有关问题，希望弥补现时中国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不足。除了有助我们了解清代经家学文论的特色外，这项研究亦可以增进我们对传统儒家文论的认识，为其他类似的研究张目。

献给婉雯
在人生的旅途中庆幸有她结伴同行

目 录

绪论 西风东渐前的原生态文学评论

第一章 清代扬州学派文论的研究意义	3
第一节 突破现代学科分类的盲点	5
第二节 重拾儒家文论的传统	9
第三节 深化清代文论史的研究	13
第四节 结语	16

总论 扬州学派文论的两大方向

第二章 汪中、凌廷堪文学思想的异同	19
第一节 为文不专一体的汪中	21
第二节 以《骚》、《选》为正宗的凌廷堪	28
第三节 汪、凌文论的根本分歧	39
第四节 江藩对汪、凌主张的误解	47
第五节 结语	58

分论一 经学与文学之交汇

第三章 焦循文论的三个层次	61
第一节 不学则文无本	63
第二节 学之所以待于文	74

第三节 文莫重于注经	85
第四节 结语	94
第四章 焦循性灵说探微	96
第一节 性灵、性情与性善	96
第二节 从“通变神化”到“一以贯之”	104
第三节 性灵与经学、文学之关系	111
第四节 结语	120

分论二 骈文正宗论的经学根据

第五章 阮元文论的发展与完成	123
第一节 滥觞期:尊骈而不废散	124
第二节 奠基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131
第三节 成熟期:《文笔考》与《文韵说》	139
第四节 结语	147
第六章 阮元文论的经学义蕴	148
第一节 不当的批评	148
第二节 经学研究的指导信念	151
第三节 《文言说》与训诂学	155
第四节 《文选》学与《经籍纂诂》	161
第五节 学统与文统的分合问题	165
第六节 结语	168

余论 传统文论的夕照余晖

第七章 扬州学派文论的贡献与影响	173
第一节 儒家文论中的同质异构现象	173
第二节 本土文论的终极论争	175
第三节 新文学运动前的独特地位	179

第四节 结语	183
--------------	-----

附 录

附录一 论乾嘉学派的支派问题	187
第一节 学派的构成与含义	187
第二节 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平议	193
第三节 结语	204
附录二 焦循阴阳互补的诗学理论	205
第一节 从“诗亡”说谈起	206
第二节 本于性情的创作论	209
第三节 结合训诂与辞章的诠释论	213
第四节 余论	219
引用书目	221
后 记	234

绪论 西风东渐前的原生态 文学评论

第一章 清代扬州学派文论的研究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建立，与西方学术的输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这个历史事实，早期的研究者均有相当自觉的认识。如朱自清评论郭绍虞的著作时便直言：“‘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①，又说：“若没有‘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输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经能够郑重的接受这个新意念，目下还是谈不到任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②；罗根泽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绪论中，更花了不少篇幅追本溯源，解说外语 Criticism 的含义^③。在西学观念的启发下，我国学者开始从崭新的角度整理传统古籍材料。这种“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研究方法^④，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主要基调，催生出各式各样的文学批评史论著。

然而在 20 世纪完结的前夕，不少学者开始回顾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情况^⑤。与此同时，一些学者有感于中国文论未能在世界学

-
- ① 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页 541。
- ②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页 544。
- ③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页 5—10。
- ④ 语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页 219。
- ⑤ 譬如潘树广、黄镇伟、包礼祥等《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赵敏俐和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年）、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和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年）等，均是这方面的专著；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则专论文学批评的发展。此外，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转下页）

术界占一席位,逐渐对过去以西方学术话语为主导的研究方向表示怀疑^①。他们认为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拜在西方人的脚下,跟着他们亦步亦趋”,研究中国传统文论也不是“为了去印证和注解西方理论”^②,而是要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或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陆续出现一些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题的著作。这些研究试图从我国传统文论中发掘出有别于西方的观念范畴^③,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注入新的动力。

不过必须要注意的是,表面看来,新兴的研究似乎与过去“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的研究进路大相径庭^④,可是正如钱锺书所指出:“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⑤,刻意从传统中寻找西学所缺乏的东西,这种研究取向其实仍然是以西学为参照基础。个中的分别仅仅在于,过去的学者向历史追问“古代有哪些观念与西学相通,可以印证西学”,今天谈论现代转换的学者则追问“古代有哪些观念与西学相异,可以补足西学”。然而要建设真正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我们不能经常抱着超越欧美的心态,急

(接上页)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二书,虽以中国学术为主题,涵盖的范围较大,但当中也有不少篇幅讨论文学方面的问题。又董乃斌、薛天纬、石昌渝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也有多篇文章以此为题。

- ① 参钱中文、杜书瀛、畅广元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 ② 张少康《古代文论和当代文学的建设问题》,钱中文、杜书瀛、畅广元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34。
- ③ 我手上便有数种以此为题的著作,如顾祖钊、郭淑云《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兼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彭彦琴《审美之魅:中国传统审美心理思想体系及现代转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和盖光《生态文艺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等。黄念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有关问题,与前引三部著作的取向并不一样。
- ④ 语本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六章第六节节名,页262。按陈氏该节主要论述章太炎和胡适在“整理国故”时的不同取向,而“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正是胡适的态度。陈氏最后指出:“2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界,就学术思路而言,基本上走的是胡适之而不是章太炎的路。”(页267)
- ⑤ 语见钱锺书所引列许登堡(G. C. Lichtenberg)的话,参《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1。

于求成，而应该尽量耐心地、如实地认识中国文论的历史发展，否则所谓建立体系，“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为‘误解’、‘误读’提供通俗证据的行为”^①。假如大家愿意放下喋喋不休的追问方式，稍为平心静气地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原来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本土也有自己的文论议题，并且从中找到“扬州学派”这个关键词。

清代扬州学派的文论，是西学东渐前中国最后一套原生态的文学评论，标志着传统文论的终结。这个学派在当时已引起广泛的讨论，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因此，深入研究这个文论流派，不但可以弥补现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不足，还可以增进我们对中国传统儒家文论的认识，进而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新的资源、新的向度。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书的主题虽然指向清代，但笔者真正关心的，其实是现在，以至将来。

第一节 突破现代学科分类的盲点

学派的建立可以区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种，二者的分别在于前者是由学派中人自觉地、主动地组织自己的学说，开宗立派，而后者则是被动地由学派以外的人倡导出来的结果^②。与文学批评史上大部分流派一样，扬州学派是被动地建立起来的，不过它不是现代学者归纳出来的流派，一般认为，最早提出这个学派的人为清代桐城文派的健将方东树。

方东树于 1831 年刊行的《汉学商兑》中^③，率先揭橥“扬州学派”这个名字。该书卷中之上云：

汪氏既斥《大学》，欲废《四子书》之名，而作《墨子表微序》，顾极

^① 梁道礼《回顾与前瞻》，钱中文、杜书瀛、畅广元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页 58。

^② 关于“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含义及其与扬州学派的关系，可参附录一“论乾嘉学派的支派问题——兼论学派的一般性质”，文章原刊于台北《书目季刊》第 33 卷第 1 期，1999 年 6 月，页 51—66。

^③ 据方东树自序，《汉学商兑》成于道光丙戌(1826)。钱穆认为该书“成书在丙戌前，刊行则在辛卯，又其后之五年也”，其说大抵可从。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页 517—518。

尊墨子，真颠倒邪见也！……此等邪说，皆袭取前人谬论，共相簧鼓。后来扬州学派著书，皆祖此论。^①

此外，卷下亦有提到这个学派：

汉学家论文，每曰土苴韩、欧，俯视韩、欧，又曰黜矣韩、欧。……扬州汪氏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阮氏著《文笔考》，以有韵者为文，其旨亦如此。江藩尝谓余曰，吾文无他过人，只是不带一毫八家气息。又凌廷堪集中，亦诋退之文非正宗，于是遂有訾《平淮西碑》书法不合史法者^②。

这两段文字分别涉及经学与文学两个范畴，可见方东树所理解的扬州学派，不但是一个深受汉学家影响的学术流派，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学方面持有独特见解的群体。

方东树当然不是第一个发现扬州学术的人，他所大力抨击的扬州学者汪中便比他更早意识到他的同乡学者，以至他本人在清代学术中的位置。汪中《大清故候选知县李君之铭并序》云：

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③

他清楚知道继惠栋、戴震之后，一个“以古学相砥砺”的学术群体已在扬州一带逐步形成。稍后王引之的《石臞府君行状》亦有类似的记述：

学业居乡，则与李孝臣先生惇、贾礼耕先生田祖，晨夕过从；又江都汪容甫先生中、宝应刘端临台拱、兴化任子田先生大椿饮。^④

这番话正可反映新一辈学者对汪中等人的认识。与王引之年纪相若的阮

^① 方东树《汉学商兑》，载江藩、方东树著，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页291—292。按底线为笔者所加。

^② 方东树《汉学商兑》，页384。按底线为笔者所加。

^③ 汪中《述学外篇》卷五，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页13—14。

^④ 《王氏六叶传状碑志集》，载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六编第19册，台北：大通书局，1976年，总页7515。

元及焦循，也曾提到同郡的前辈学者。阮元《任子田侍御弁服释例序》载：

元居在江淮，乡里先进，多治经之儒，若兴化顾进士文子九苞、李进士成裕惇、刘广文端临台拱、任侍御子田大椿、王黄门石臞念孙、汪明经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所受。^①

焦循于《李孝臣先生传》末，更详述扬州学术的发展：

吾郡自汉以来，鲜以治经显者。国朝康熙、雍正年间，泰州陈厚耀泗源，天文历算，夺席宣城；宝应王懋竑予中，以经学醇儒为天下重。于是词章浮靡之风，渐化于实。乾隆六十年间，古学日起，高邮王黄门念孙、贾文学稻孙、李进士惇，实倡其始；宝应刘教谕台拱、江都汪明经中、兴化任御史大椿、顾进士九苞，起而应之，相继而起者，未有已也。^②

他们的观点相当近似，足证乾嘉时期的扬州学者已经清楚知道他们的同里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不过他们从来没有使用“扬州学派”一名。

自方东树揭示“扬州学派”后，不少学者相继注意到这个学派的存在。如李详在《药裹慵谈》里便特立“论扬州学派”一节^③，对该派的渊源作过一番重要的探讨。进入民国时期，梁启超、支伟成等人亦分别在他们的清代学术史专著中提到这个学派^④。稍后，张舜徽开始系统地研究清代扬州一带的学人，撰成《清代扬州学记》^⑤。此书进一步推动了扬州学派的研究，至今仍是这个课题的重要著作^⑥。1979年，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全国训诂学师资培训班，由洪诚、徐复和殷孟伦等学者主持。赵航后来回忆说：“他们在授课中，一致推崇‘二王’，推崇‘扬州学派’。”^⑦扬州学派在全国性的学术集会中受到推崇和表彰，自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① 阮元《擎经室一集》，台北：世界书局，1964年，页220。

② 焦循《雕菰集》卷二十一，台北：艺文印书馆影文选楼丛书本，1965年，页9—10。

③ 李详《李审言先生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656。

④ 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115；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总页205。

⑤ 参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⑥ 曹聚仁在1970年撰写的《扬学》、《扬学六谈》等文章，显然承袭张氏而来的。详参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页287—316。

⑦ 赵航《扬州学派新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页191。

在扬州学派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扬州师范学院(今属扬州大学)无疑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该校学报编辑部与古籍整理研究室于1987年编成《扬州学派研究》论文集^①,这是继张舜徽之后第二部讨论扬州学派的专著。1988年9月11日至23日,扬州师范学院又举行了“扬州学派学术讨论会”,请来六十多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事,提交论文亦达二十多篇。综合郭明道与张笃勤的报告^②,是次与会学者取得一些重要的共识,他们不但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存在,还列举出扬州学派的基本成员和代表人物^③。厘清了学派的性质和范围后,扬州学派逐渐引起中国内地以外的学者注意。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于1998年展开了为期两年半的“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主题计划”^④。这项计划涉及不同类型的研究活动,包括实地考察、研究论文、学术会议和文献整理等,参与人数众多,成果丰硕,为有关研究树立了崭新的里程碑。

令人遗憾的是,过去百年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扬州学派的经学层面,对方东树所提出来的文学问题俨然视若无睹。这种情况与现代学科的专业分工当然不无关系^⑤,因为经学史研究者一般不会探讨文学批评的问题^⑥,而文论史研究者对扬州这一群汉学家也不甚感兴趣^⑦,结果大家不约而同地忽视了这个课题。然而,扬州学者绝非仅仅继承了乾嘉朴学,他们在文学批评方面同样有不容忽视的建树,是理解传统儒家文论的钥匙。

① 扬州师院学报编辑部、古籍整理研究室编《扬州学派研究》,扬州:扬州师院,1987年。

② 参郭明道《“扬州学派”学术讨论会综述》,《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第1期,页54—56;张笃勤《“扬州学派学术讨论会”在扬召开》,《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页29—31。

③ 张笃勤《“扬州学派学术讨论会”在扬召开》,页30—31。

④ 参林庆彰《“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计划述略》,《汉学研究通讯》第19卷4期,2000年11月,页581—587;杨晋龙《台湾学者研究“清乾嘉扬州学派”述略》,《汉学研究通讯》第19卷第4期,2000年11月,页596—610。

⑤ 最近龚鹏程在《六经皆文》(台北:学生书局,2007年)的自序中表示:“因为专业治经者既为专业,因此他们研究经学时眼光便也只集中在古代那些专业经生上,纵使人家本来不是专业经师,亦仍想办法要把它塑造成一副经生模样。……吴皖之后的汪中、焦循、凌廷堪,博学于文、游艺使才,明明属于博学型文人,可是在专业经济学家的塑造下,竟变成了‘继承乾嘉朴学的扬州学派’。”该文洋溢着一股愤懑之情,难免容易惹起他人的情绪,然而要是撇开一些情绪化的语言,当中的论点仍然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⑥ 如林庆彰有专文讨论《方东树对扬州学者的批评》,载《清代经学研究论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页345—372,但当中便无一语提及文学方面的问题。

⑦ 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是目前这个领域中较为全面的论著,当中虽有“汉学家的文论”一节,但只集中讨论戴震和章学诚的观点。

第二节 重拾儒家文论的传统

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有支配的地位,对传统学术观念的塑造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家典籍中有不少地方涉及文学批评方面的讨论,历代的经学家长期浸淫其中,很自然会受到影响,进而对文学形成特定的看法。这些看法有时会渗透在他们诠释经书的注疏内,亦会散见于各式各样的书札、论文、语录和序跋中。假如《诗经》、《易传》等经书所蕴藏的文学观念值得文论史研究者认真钻研和探讨^①,那么过去不同年代的儒家学者对文学问题的意见,又是否应该纳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版图之内?这个问题在文学批评这门学科的草创阶段,曾引起一场规模不大、但却可圈可点的笔战。

1934年,郭绍虞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朱自清对这部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②。该书讨论到宋代部分时特立“道学家之文论”一节^③,因为郭绍虞相信,“宋儒读书解经的特色,同时亦是其论文的特色”^④。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钱锺书对这种做法大大不以为然,批评说:

道学家的“文以载道”说,能否被认为文学批评?一切学问都需要语言文字传达,而语言文字往往不能传达得适如其量;因此,不同学科对于语言文字定下不同的条件,作不同的要求。这许多条件都为学科本身着想,并没有顾到文学,应用它们的范围只能限于该学科本身,所以,“文以载道”之说,在道学家的坐标系(system to reference)内算不得文学批评。……若援郭先生“道学家文评”之例,我们似乎还得补作“物理学家文评”、“数学家文评”等等,其奈地球上容不

① 如张少康、卢永璘编选的《先秦两汉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便大量收录了《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孟子》、《易传》、《周礼》、《礼记》、《毛诗序》等经书上的材料。

② 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页540。按原文刊于1934年10月《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

③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页350—361。按此书初版于1934年5月。

④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页351。